

兩岸交往會帶來正數還是負數？

| 姚人多、李拓梓

日 昨與一位畫廊經理閒聊，她說這幾年的台灣年輕藝術家作品值得收藏，「我們被中國影響太大了，十年前我們的生活裡根本沒有北京的樣貌，可是這些風景正逐漸滲入我們的生活。因此現在，還沒有被衝擊到的鄉土意象，未來必定會讓人懷念，而這些作品，也將成為記憶的絕響」。

從文化商品的角度來看，近幾年走紅的「好神公仔」、「電音三太子」等等，其實也正是草野文化被記憶的一種方式，之所以必須被商品化與記憶，除了資本主義的商品邏輯外，更重要的是他喚醒的「市場」，是一個經過快速經濟成長與社會變遷後，因為遭到遺忘，而被刻意追想的「本土」。而無疑，如同任何被重新想像的文化，它已經無法回到最初的素樸。

兩岸開放所造成的社會衝擊，絕對不只是經濟面上，面對十年內必須承認中國學歷、開放中國勞工、服務業自由化等相關措施的衝擊而已。更值得去注意的，是這些「開放」的背後，所引發的文化衝突與融合的面向，將如何影響台灣社會未來數十年的趨勢。未來我們重新回憶的本土如果不再是現在的樣貌，它會是什麼樣子的？而我們的國家與社會，是不是已經對此了然於心，並且做好準備？

很顯然，沒有。國民黨執政以來，把所有過去八年的一切都視為「鎖國」，因此以開放作為主張，放寬所有對於中國的一切限制和規劃。他們一路猛衝，讓兩岸的交往速度遠遠超過正常化的範圍。決意開放中國學生來台，再承認中國學歷，卻沒有思考到開放背後可能帶來的許多細節是否必須修正，學生畢業後的工作權利是否應該開放？教師評鑑在陸生進入後，會不會變成學術自由的盲區？而現在的「三限六不」，又將吸引什麼樣的學生來台就讀？這些學生十年內將會與台灣社會有什麼樣的交往與衝突？「三限六不」又與ECFA的服務業開放條款有什麼衝突？

開放觀光也是一起慘案，政府只是想為了短線的刺激觀光業而採取開放，卻沒有評估過鄰近的香港經驗，在沒有明確分流的情況下，中國觀光客會排擠其他國家的觀光客來台意願，也會使台灣的旅遊品質停滯不前，甚至回到1970年代對待日本人的購物行程招術。讓整個觀光業面臨時代在前進，服務品質卻在倒退的窘境；更別提在「熱比婭事件」中，中國採取對觀光客數目的官方管控方式，來迫使高雄觀光業者抗議市府撥放「爭議影片」的莫名其妙情況。而中央政府顯然因為藍綠對立或者真的是因為意識形態上面的主張，對這件事情袖手旁觀，甚至落井下石。

這些例子都足以彰顯政府並沒有作好政策的評估與準備，只是因為意識形態上想要開放而開放，卻絲毫沒有考慮過開放背後應該要作出什麼樣的因應措施。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產業上，政府提出要編列預算協助受到ECFA影響的產業轉型和升級，政府卻沒有思考過，相應的文化創意政策、稅捐政策，到底應該做出什麼樣的調整，才能夠讓產業真正面臨有意義的轉型，而不是冷冰冰的充分就業模型上說的，種田的變成工程師；才不是讓納稅人的血汗錢倒進政府樁腳的口袋裡。

如果政府只是開放，什麼也沒有作，最後的結果就是越交往，雙方的關係越倒退，社會本來就有一種自我的保護措施，如果政府沒有透過政策去疏導和正視這樣的保護措施，保護措施就會以奇怪的面貌現身。台灣社會這幾年的「黑心商品」議題就是社會自我保護措施的例子，當政府沒有能力在食品安全上保護人民，社會自我保護措施就會以全面抵制的方式來面對中國商品。這樣的結果，只是讓兩岸的社會交流越走越向絕路而行，對於雙方的關係而言，只會是負數而不會是正數。

那麼，過了十年之後，人們如何反省這「暴衝的十年」？當中國已經以「內地」的身影，滲透進台灣社會的每一個角落，並且也因為「社會自我保護措施」的啟動，而在交往過程中也沒留下什麼好結果的時候，台灣社會該怎麼樣去面對這一去不返的十年？民眾期待的兩岸關係，是一個「正常化的兩岸關係」，民眾會期待政府對於各種開放做好準備，而不是病急亂投醫。馬英九一直不了解，他

自己在兩岸關係上面作了這麼多，支持度卻越發低落，究其原因，其實就在於他所給台灣民眾的，並不是一個正常化的兩岸交往政策，而是毫無準備的、暴衝式的兩岸開放。當社會的自我保護機制啟動，開放所帶來的，往往是更壞的兩岸關係，而不是馬英九一廂情願以為的更好。 **BT**

姚人多為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；李拓梓為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專員

